



太后有戏

TAI HOU
YOU XI
笏禾 / 著

她不过睡了一觉！
妙龄少女就成了
浑身赘肉老太太！

中宫的屁股
是你谁的？
起开！

天啦
皇孙有点
小帅！

哀家这小心脏
怎么噗通噗通

待哀家找找一秒
十八岁的秘诀！

抬起
头
给朕
看看
大胆！竟敢
戏谑你皇祖母！

太后有戏

TAI HOU
YOU XI
竺禾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后有戏 / 笛禾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5190-1397-4

I. ①太… II. ①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4608号

太后有戏

著 者: 笛禾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张山

复审人: 王东升

责任编辑: 王萌 周欣

责任校对: 傅泉洋

封面设计: 周丽

责任印刷: 陈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40千字 印张: 9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397-4

定 价: 26.80元

太后有戏

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总有刁民踹哀家屁股 / 001

第二章 哀家是肥肉成精了吗 / 019

第三章 哀家队友终于上线了 / 037

第四章 你抬起头来给朕看看 / 047

第五章 你丫说谁像假太后啊 / 058

第六章 救了画就是哀家的人 / 073

第七章 哀家咋看谁都像坏蛋 / 086

第八章 没准死在这里会更好 / 096

第九章 这样戏弄朕很开心吗 / 110

第十章 大家好哀家又回来了 / 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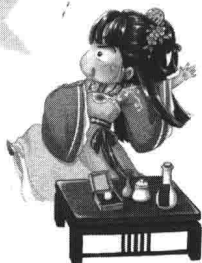


太后有戏



目 录 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哀家的男二也上线了 / 128
- 第十二章 如妃娘娘的脑洞真大 / 141
- 第十三章 还没谈恋爱呢又想跑 / 168
- 第十四章 朕定会给你一个名分 / 185
- 第十五章 哀家真把萧琅给甩了 / 205
- 第十六章 睿的淌下了一脸热泪 / 216
- 第十七章 找找也好也有个念想 / 235
- 第十八章 总阴魂不散的老相好 / 245
- 第十九章 敢踹朕朕就不客气了 / 260
- 第二十章 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/ 275





总有刁民踩我家屁股

在大气恢弘的慈安宫门口，熹微说得口干舌燥，这才劝走了新一波来探视的宗室妇人。前日是明太妃，昨日是诰命夫人张吕氏，今日是玄意长公主，来来往往形同赶集，曾经一年都见不到一次的各路神现在都急着往跟前凑。

这种每早起来赶麻雀的日子，熹微干得很是心累，偏偏太皇太后娘娘还没有一点要见人的意思，只是把这种为难的差事交给她来办。熹微长叹一口气，心里想着涨俸禄的话要怎么讲，才能显得婉转一点。

她进到屋里，就见自家娘娘的床幔垂着，瑶光俯身站在一旁，轻轻将床幔撩起一个小口，伴随着一下下轻脆的“咔嚓”声，一片一片的瓜子皮从小口里飞出来，落得满地都是。

“娘娘，刚才玄意长公主又命人送来一棵参，说您天凉溺了水，让您熬点参汤补补元气。还说……明日再来看您，您看……见还是不见？”熹微站在尽量远的地方，眯起眼睛往小口里看，一边斟酌字句，一边给瑶光使眼色。

听了熹微的话，床帐里半晌没人说话。熹微正要再开口，小口里伸出一只胖手，将装着瓜子的青花瓷碗准确无误地往凳子上一放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没了动静。

好了，熹微明白这是太皇太后娘娘对自己说，哀家要睡觉了，要见下辈子见吧。

瑶光抬头对熹微送去一个同情的眼神，熹微一脸苦大仇深，做出与君共勉的表情。两人正眼风缠绵地交流着，胖手却再次伸出，把半截床

幔从瑶光的手里拽回来，把自己包了个严实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知道娘娘的火气又起了，双双恨不能一路飘着，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太皇太后娘娘眼前。

宁佩佩觉得自己心里窝着一把火。

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天了，可是仍旧觉得憋屈。三天前，宁佩佩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胖老太太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被一群人围着跟哭丧一样地哭天抢地。

宁佩佩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却能想起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一些零星的记忆片段。不知道何时她在湖边玩耍的，看靖远二十三年花灯节上的美景——记忆里的她二八芳华，正年轻着。

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靖远二十三年就是五年前。可如果她是个久居深宫的老太太，绝对不会在五年前的花灯节上举着瓜子糖活蹦乱跳。所以宁佩佩觉得，自己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，然后灵魂飘进了这个胖老太太的体内，所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想到这里，宁佩佩只能说……你大爷！

虽然这是个太皇太后，身份高贵，每天都打扮得人模人样，但是每次宁佩佩照镜子，依旧会发出“我特么怎么跟头猪一样”的惊呼。

宁佩佩后来干脆不照镜子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至于那种对身体的排斥感，宁佩佩只能宽慰自己，发现自己长成这副模样，是个人都得缓一缓吧。

而且，她很轻易地就被这个如此强大的理由说服了。

但是她的火气仍旧很大，所以这几天慈安宫里都没人敢大声说话，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心情不好的太皇太后娘娘赐个五马分尸。

出了门的熹微和瑶光，左想右想，觉得是不是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身子不舒服，所以才脾气大，于是转去太医院请了赵太医下午给娘娘诊脉。太医院的小太监忙不迭地应下来，对瑶光和熹微一口一个姑姑，毕恭毕敬。

看看，在咱们慈安宫当差的，就是这么有脸。

当然，有脸不只是因为身份，更重要的一点是咱们太皇太后娘娘的人格高度——东离国的贤庄太皇太后，是巾帼英雄这一款的。

当年太祖驾崩，年幼的三皇子继位，政权不稳，这时就有人想谋权篡位。当初的贤庄太后膝下无子，又不愿意太祖基业毁于一旦，便垂帘听政，帮助小皇帝坐稳了江山。

但是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借此把控朝政的时候，贤庄太后却功成身退，深藏身与名。

因为她的这番作为，朝中大臣对她刮目相看，小皇帝也尤为敬爱这位母后，非常孝顺。当年的那位小皇帝，也就是当今圣上的父皇。

贤庄太皇太后的这个乖皇孙继位的那年才十八岁，按理来说轮不着这么早继承皇位。可是他的父皇一向身子不好，刚颁了诏书，就因为突染恶疾去世了。

先皇驾崩之前，特意在遗诏中嘱咐儿子，万万要尊敬皇祖母，所以贤庄太皇太后在宫中的地位依旧高不可攀。

加之她本人向来是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，所以在宫人眼中，一直是那种“今天被太皇太后娘娘看了一眼简直要吓哭了呢”的高大形象。

但是现在看来，上述介绍只能概括溺水之前的那个太皇太后娘娘，说起如今窝在宫里的那个一戳就炸的移动炸弹，这一篇儿就要翻过去另算了。

中午的时候，瑶光特意煮了些降火气的凉茶端到慈安宫来。别问她有什么目的，她只是想让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一点。她端去寝宫的时候，看到宁佩佩已经从床榻转移到了藤椅上。她把身躯圆满地严丝合缝地塞进了藤椅里，正闭目养神，藤椅微微晃着，小安子战战兢兢地举着小被子，不知该不该给娘娘盖上。

小安子见瑶光过来，便轻声叫“瑶光姑姑”，向她抖了抖手里的小被子。瑶光拖着茶盘走过去，看窗户虽然关了，但还是有些初春的凉意灌进来，便将茶盘递给小安子，想要帮宁佩佩盖上被子。

两人站在藤椅两侧一接一递，小安子一个没留神，茶盘倾斜，茶杯就从茶盘里歪出来，端端正正地扣到了宁佩佩的胖脸上。

两人瞬间石化。

小安子想，我还没攒够钱娶尚衣局的灵儿，就要慷慨赴死了。

瑶光想，幸好不是热茶。

两人眼睁睁地看着宁佩佩缓缓掀开眼皮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小安子“咕咚”趴到地上，磕头磕得震天响，嘴里除了“太皇太后饶命”，再也蹦不出别的词来。

宁佩佩睡得正香，突遭如此袭击，一时间还不在状态。她用袖子抹了一把脸，呆呆地看着上面的茶叶。两人误把宁佩佩的大脑暂时休克理解为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瑶光慌忙抽出帕子把宁佩佩脸上的水擦干净。

看着地上如丧考妣的小安子，终于反应过来的宁佩佩不干了。

老天爷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把她莫名其妙地变成胖乎乎的老太婆就算了，只能大口吃肉喝稀粥就算了，现在还泼她一脸水了！有这么玩的吗？我不干了行不行？

再来两桶泼死我啊！

想到这，一直虚弱的宁佩佩忽然剧烈挣扎着，将满是肥肉的自己艰难地从藤椅里分离出来，壮硕的小身躯颤了两颤，指着跪在地上的小安子振臂高呼：“来！再泼哀家啊你！”

“……”瑶光连忙上前扶住她，“娘娘息怒！他一条贱命不值得，您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！”

小安子连忙应和：“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，不要因为奴才心口痛！”你和哀家什么关系！为你心口痛！想得有点太多了吧！

忘了说，宁佩佩这个老太太早年曾帮先皇挡过一次刺杀，当时伤口很深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情绪一激动还是容易心口痛，所以更被人当菩萨供着。如今看她这么生气，小安子是真的傻眼了，伏在地上抖得如秋风中的落叶。宁佩佩双手掐腰站在他面前，这场面怎么看怎么像欺人的恶霸在强抢民女。

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，宁佩佩心里难得地舒畅了一些。她吼完地上的小安子，端起剩余的凉茶咕咚咕咚喝了，捧着肚子，愤愤地回寝宫去了。

瑶光见她走了，连忙撵上去，途径小安子的时候一边用脚尖点了点他的背，示意他赶紧走，一边喊着“太皇太后您慢点”，朝宁佩佩去了。

下午太医准时到了慈安宫，给宁佩佩诊了脉，捋了捋白胡子，道：“太皇太后娘娘凤体安康，只是有些肝火旺盛。”

宁佩佩在床帐里翻了一个白眼，天天憋着一肚子气，当然肝火旺盛。

然后太医又嘱咐了些什么，宁佩佩没仔细听，自己解了诊脉的悬线，翻了个身睡大觉了。

后来的几天里，小安子果然很聪明地没再来宁佩佩眼前晃悠。终于看开了些的宁佩佩暂时关闭了暴走模式，没事的时候，也在园子里摘摘花、喝喝茶什么的。

这期间宁佩佩说要看书，熹微给她找了许多兵法大全，说这是从前太皇太后娘娘最爱看的。宁佩佩听着她们对贤庄太皇太后的描述，觉得这些书确实合她的口味，宫里又淘不到有趣的话本和志怪小说，也只能看这些兵书消遣解闷。她看得多了，倒也觉出几分有趣。

现在的东离还是初春，绿树抽芽，飞鸟始还，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已经熟悉了宫中生活的宁佩佩虽然是个老年人，也有一份赏春的心，但是这次游园，让她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慈安宫后面有个不小的花园，是专留给宁佩佩的，从入口到出口七拐八拐，斗折蛇行，能将园子里各色美景都看一遍。

宁佩佩刚进园子的时候是很有兴致的，她一个人端着肚子在前面走得脚下生风，熹微和瑶光在后面跟着。但是愉快的心情还没持续一刻钟，宁佩佩就觉得自己要不行了。

可能是因为胖，宁佩佩很容易热，在花园里逛了没一会，旁人一点事都没有，她就觉得自己要热死了。可是哪怕这么热，她却没流汗，感觉自己好像被放在笼屉里蒸，别提有多难受。

于是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回了慈安宫。宁佩佩泡了个澡，还是觉得闷闷地热，很是不舒服。洗刷完毕，宁佩佩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熹微跪在外面道：“娘娘，陛下来看您了！”

宁佩佩一个激灵。

在宫里的这几日工夫，宁佩佩先应付了慈安宫的几个宫女太监，后来又召见过早年在她手下出过大力的两个忠臣。宁佩佩均以她完美的演技躲过了所有人的怀疑，以至于简直要忘了宫里还有皇上这号人。听说这个皇上也是太皇太后看着长大的，别人认不出来，他应该不会认不出来吧？

若是被小皇帝抓住破绽……哎哟，单是想一想，宁佩佩就为自己的脑袋忧心。

萧琅已经很久没来过慈安宫了。

小的时候他还经常来找皇祖母玩，后来大了，整日忙得脚不沾地，来看望她老人家的时间反倒少了。这些天他又被北夷的事搞得心神不宁，之前皇祖母意外落水，他也只差人送了补品过来，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不会怪罪。

萧琅一面忐忑不安地想着，一面往屋里走。

宁佩佩端坐在正殿上，忍不住抖腿。没办法，她一紧张就容易抖腿。虽然她知道这个做派肯定不是太皇太后能干出来的，但她控制不住自己，只能尽量把繁复的衣服往腿上拉拉，希望萧琅站得远了，不会看到。

宁佩佩虽然紧张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往门外看，直到太监的报唱声想起，一袭明黄的身影映入眼帘。

颀长挺拔的身姿，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，长发端端正正地束进帽冠里。隔得远了，宁佩佩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见被明黄翡翠扣带扎束的细腰，还有两条笔直的长腿。

等他走近，宁佩佩看到一张清晰的容颜，英挺的眉眼，堪堪在那里一站，长身玉立，当真是俊美无俦。

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太监，不是穿着寻常的蓝布内侍服，而是暗红缎子的总管服，五六十岁模样，低眉敛目的，想必是太监总管吴福全。

萧琅端端正正地行了礼，张口就开始请罪：“孙儿不孝！这些日子处理政事，不能在皇祖母身边尽孝，真是惭愧！”

熹微原本站在宁佩佩一侧，只见陛下说完这些话以后，太皇太后娘娘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快步走下去，然后抓着陛下的手摸了又摸，满是老褶的脸上笑成了一朵大菊花。她一边拖着陛下往内堂走，一边对她道：“熹微，去传午膳，孙儿这些天没来了，今中午一定是要陪哀家用膳的。”

熹微还没来及应话，就听见她老人家又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……

听着太皇太后娘娘爽朗的笑声，大殿里的所有人要吓尿了好吗？

萧琅：“朕也是！”

萧琅被宁佩佩拽着，不好抽出手来，只能拿眼神去看吴福全。可怜吴福全也是一副有点糊涂的神情，只能暗暗给萧琅一个“您自己保重”的眼神，躲到一边去装透明人。

宁佩佩没想到皇室的基因这么好。她长得这般丑，竟然能养出一个这么英俊挺拔的孙儿来。见到这么可口的皇帝小哥，她长久以来抑郁的心里很是舒畅，一路拉着萧琅进了内堂。两人坐到小几案旁，宁佩佩端着茶笑盈盈地问：“孙儿今日怎么有时间过来？”

“前几日宫中事情太多，实在有些抽不出身。今天周家一事彻底平息，孙儿才能过来看看皇祖母。”

“你身为帝王，自然要以国事为重，哀家没事的。”宁佩佩一脸笑意地说完这句话，平静过来，才想起自己应该走巾帼英雄路线的，刚才一时高兴竟然忘了。她缓缓收回脸上的菊花笑，挤出一个相对严肃的表情，转身对熹微说，“传膳吧！”

宫里人都知道皇帝的口味，所以即使宁佩佩没有提前准备，这顿饭

也能让萧琅吃得很愉悦。宁佩佩发现，虽然萧琅看起来也是一副皇家遗传的面瘫脸，看起来很难接近，但是吃饭的时候明显软了下来。

也许是因为在皇祖母面前不必拘束，他吃得很随意，每样自己喜欢的菜都夹来尝尝，尤其是对桌上的松子鱼情有独钟，每次吃的时候，眼睛都会微微弯一下，很享受很喜欢的样子。

看到这一幕，宁佩佩表示自己再也无法正常进食了。

餐桌上很安静，只有碗筷碰撞的叮咚声。瑶光和吴德全垂手立在一侧，随时准备听候两人吩咐。瑶光看到宁佩佩吃饭吃得心不在焉，眼神不看桌上的菜，总是忍不住往陛下那边瞟，带着满脸慈爱的目光。

虽然怎么看怎么猥琐，但她作为一个合格的宫婢，还是忍不住出声提醒：“娘娘，是饭菜不可口吗？”

萧琅闻声也抬起头来，取过桌边的帕子擦了擦嘴，问她：“皇祖母吃不惯今天的菜吗？”然后就要招手让吴德全重新传膳。

“孙儿有心！”宁佩佩做慈爱状，“不用麻烦了，哀家这几日胃口不好，随便吃点就好。年纪大了，吃什么都是糟蹋粮食。”

“皇祖母不可如此说。”萧琅搁下筷子，连连摇头。

“哀家吃穿不愁，只要你们这些做子孙的能健康平安，多来陪陪哀家就好。”宁佩佩脸上依旧挂着慈爱的笑。

“那等朕有空，一定再来看——”

萧琅的话才说了一半，宁佩佩却忽然忧郁道：“哀家整日自己在这慈安宫里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……”然后她就哽咽了。

“……朕明日就来看皇祖母。”萧琅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坑里。

宁佩佩的脸色又恢复了神采。等用完膳，萧琅又坐着喝了几杯茶，吴德全就来传话，说钱太傅想面圣，商议一下北夷扰乱边境的事情。萧琅便离开了。

下午的会议上，不知怎么，君臣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宁佩佩的身上去，这位有幸被宁佩佩召见过的重臣与萧琅相看无语。过了好一会，萧琅轻咳了一声，斟酌道：“皇祖母溺水醒来后，好像……开朗了些？”

“陛下说的是……”钱太傅一阵语塞，“太皇太后娘娘她……她……她越活越年轻。”

今天早上，宁佩佩喝水的时候又被呛到了，被瑶光拍着背翻了好几个白眼，好歹是没昏过去。后来太医前前后后又来了几遭，折腾得她一上午都不得安生。年纪大真可怕啊，身体不好更可怕啊！终于送走了那些麻雀一样的宫女、太医，长着一张生无可恋的脸的宁佩佩，躺在床上想。

出于一种“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没准就会噶屁了”的恐慌，宁佩佩终于意识到，自己这具肉体实在是如风烛残年。可是她还年轻，她还不es想这么快就匆匆地结束生命。

宁佩佩坚信自己是遭遇了什么鬼神之变，她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。她也绝对不能再在这个老太太的身体里待下去了，哪怕她一天能摔十个小银碗——那！也！不！约！

若说这宫里什么东西阳气最重，最能驱赶、震慑鬼怪，宁佩佩觉得非萧琅莫属了。身为真龙天子，那萧琅简直就是一团移动的金光。如果能多在乖孙身边待一段时间，没准她身上这些妖魔鬼怪就通通消失了——退一步讲，她就算不能变回去，能恢复点记忆也是好的。

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她该怎么不动神色地十二个时辰泡——哦，不！——接近萧琅呢？

后来她听说萧琅闲暇之时，最爱去马场打马球。于是她左思右想，对瑶光和熹微宣布了自己的这项新爱好。

对此，瑶光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她内心的震撼——啊？

看着她溜圆的两颗杏眼，宁佩佩非常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。一旁的熹微反而先乱了，“娘娘，如果奴婢们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，您尽管责罚，怎么能忽然说出这样的话呢！”

宁佩佩有些疑惑地摸了摸脸上的肥肉，哪怕不是为了接近萧琅，她也不能运动运动吗？这还成了什么大罪过了？但是此刻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她心中燃烧的火苗了，她只想在萧琅身边徘徊、跳跃、旋转、闭着眼，

然后再醒来的时候，身上什么肥肉都没有了，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

虽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

但她还是坚强地又对着熹微吐出了那句话——“我要打马球。”

她说：“打——马——球！”

熹微不知道马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想，总之她心里感到非常难过。

宫里的马球场很大，只不过平日里多半是空着。有时候萧琅闲着了，或者与些王公贵族家的公子哥有事商讨的时候，才会去打一打马球。于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这项运动的参与者多半都是男性——青年。

当然，重点是后面这两个字。看着弓起腰来还没有马精神的太皇太后娘娘，熹微除了哎呦，再也吐不出任何别的字眼了。

这件事还是要禀报给皇上，越快越好。

但是非常凑巧的是，宁佩佩刚牵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宝马良驹从马厩里出来，就撞见了来打马球的萧琅。他这次带的是户部侍郎姚兴家的儿子，年岁跟萧琅差不多大，也是翩翩少年郎，两人有什么话在这里谈，那是再合适不过。

只是谁都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这么点意外——虽然严格地从体型上来讲，宁佩佩并不是“这么点”，她是个很大的意外，非常大。

姚承从没见过太皇太后，更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遇见太皇太后。他看见萧琅竟然行礼了，才猛地反应过来眼前的人是谁，连忙跟着他一起行了大礼，然后就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倒是宁佩佩显得毫不在意，眼神在姚承身上扫了好几眼，直到她身旁的马打了个响鼻，才把她给唤醒过来。

“祖母今日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萧琅看宁佩佩牵着神采奕奕的高头大马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
宁佩佩一看见萧琅就自动转成慈爱脸，她笑着摸了摸身边的马头，“哀家是来锻炼的。”

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萧琅看了窝在宁佩佩身后的瑶光一眼，她又行了个礼，就要跪下去。宁佩佩连忙开口替她说话：“这是哀家自己的决定，她们想拦来着，没拦住。”萧琅看了看身形壮硕的祖母和后面两个柔柔弱弱的小丫头，无奈地捏了捏眉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祖母以前打过马球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宁佩佩笑了笑，但是又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会，他没准就让她回去歇着了，于是牵着马快走两步，打算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。

宁佩佩试图上马，但是她失败了。

“那祖母曾骑过马？”

宁佩佩被噎了一下，“没有。”

萧琅转身同姚承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回过头来，看着一脸状况外的宁佩佩，牵过了她的马。他身上沉香木的味道轻轻浅浅地传过来，宁佩佩听见他对自己说，“前面就是马场了，孙儿先在场外教祖母骑马，再陪您进去打马球。”

宁佩佩被他扶着，感觉耳边都是他清浅的笑意。她恍惚着被萧琅扶着往前走了一段距离，太监、宫女们都没有跟上来，姚承也先回去了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缓慢地走在去马场的甬道上。

萧琅没有领着她进马场，而是拐了一个弯，仿佛豁然开朗一般，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翠绿的草地。宁佩佩看着那片空旷之地，很没出息地发出了一声惊叹。

被萧琅扶着上了马，宁佩佩明显感觉到她的马出现了一些不愉悦的情绪。它对她的体重，她的吨位，深深地嫌弃，躁动得颠来颠去，想把宁佩佩从它的背上晃下去。对此宁佩佩感到有些尴尬，她对着萧琅笑了笑，眼珠不由得到处乱转。

萧琅上前拍着马头安抚了它一阵子，那马果然就不再暴躁了，乖乖地驮着宁佩佩转了几圈。萧琅牵住马的缰绳，牵着它往草场远处走去。

“孙儿果然驯马有方。”宁佩佩看了看牵着马的萧琅。他的发被熨

帖地束在发冠里，一丝不苟，就像他的人一样。

萧琅听了她的话微微一笑，“孙子从小学习骑马，时间久了，对安抚马也有些粗略的了解，算不上厉害。”

萧琅笑得好看，宁佩佩骑在马上扭了扭。她正要夸他几句，没想到那马忽然抬高后腿，剧烈地跳动了起来！

——尥蹶子！这难道不是驴才有的技能吗？你可是一匹马啊，为什么要尥蹶子？你的高贵和尊严呢？

宁佩佩抱紧马脖子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萧琅机敏地伸腿飞蹶了它的前蹄，骏马向前跪下去。宁佩佩也跟着倒了下去，被萧琅及时扶住，拉了下来，这才没有跟着马一起倒地。万一今天宁佩佩在马场摔了，那她估计自己以后都不用再出门了。

宁佩佩惊魂未定地站稳。这时候远处的太监、宫女们已经飞奔了过来。身为一直被高度关注的珍奇动物，宁佩佩已经习惯了这种被簇拥的感觉。她高贵地摆了摆手，她袖口上沾的几棵草就簌簌地落下来。

场面寂静了几秒，然后马场的管事几乎是从后面那群太监里跪着滑到了宁佩佩的脚边，还没说出话来，眼泪鼻涕就流了一脸，抱着宁佩佩的腿失声痛哭：“太皇太后饶命！是奴才看管不严，太皇太后饶命！”

宁佩佩不动声色地往回拔了几次脚，均以失败告终。她在心里默默哀悼着自己的裙子，听熹微说这可是用什么很名贵的布料缝制的，虽然不懂，但是她心疼钱。

“拖出去。”萧琅眉心一蹙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就吐出了这三个字，然后不知道从哪冲出来两个侍卫，就要将那人拖走。管事吓得帽子都掉了，发出了杀猪般的凄厉叫声，抱着宁佩佩大腿的手被强行掰开。

“算了。”宁佩佩不愿意看他这副临死前的可怜样，毕竟她觉得，这匹马对她的意见可能更大一点，就这样害死一个人，她心里也有点介意不去。

经过了这么一场闹剧，宁佩佩就因为“受惊”被请到了马场外面的凉亭里。宁佩佩不知道她一副冷漠的样子哪里看起来像是受惊了，但是